

光明戲叢書

天長地久

許幸之編

· 光明書局 ·

光 明 戲 劇 叢 書  
舒 湮 主 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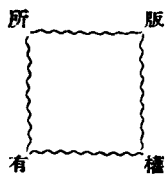
天 長 地 久

許 幸 之 改 編

上海光明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再版

中華民國廿九年二月初版發行  
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再版發行



光明戲  
劇叢書  
天長地久  
(全一冊)

實價國幣一元四  
(外埠另加  
寄費匯費)

編著者 許幸之

主編者 舒湮

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 
電話九六四二〇〇  
光明書局

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曲江 金華

## 「光明戲劇叢書」總序

這兩年半以來的民族解放戰爭，證明了文藝為國家服役的功績；特別是戲劇部門的幫助教育羣衆，紀錄抗戰史實，宣傳反侵略真諦，動員民衆保衛國土……它把國民的精神武裝起來，協同完成偉大的任務。這一切將是中國戲劇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。

在我們這裏，劇運的工作更是處於艱苦卓絕的奮鬥中。由於劇運同志們的堅忍不拔的毅力，在這焦土上已經建立了話劇的強固的堡壘。我們雖無法自由地去開展工作，而經過兩年來在地層底下辛勞的磨鍊，壘壕早經築成了。可是，有了防綫上的堡

量是不夠的，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餉糈，使工作持久下去，不但是供應現在的需要並且遠及將來的需要。

我們熱誠地響應遠方友人的「生產運動」提議。我們相信乘着這裏的優良的傳統與人力，這工作必然會有相當的成就。

「光明戲劇叢書」的刊行便是爲了擴大劇運的影響，推荐優秀的劇作，提高寫作的水準，以求解決當前的問題的。希望全國劇運工作同志與劇作家們，能懇切地賜予我們援助與指示。

是爲序。

舒湮

一九三九年十一月

## 意旨

本劇根據小仲馬 (Alexander Dumas Fils) 原著「茶花女」之小說，劇本美國攝製之無聲，有聲「茶花女」影片，以及蘇聯梅耶荷德 (Meyrhold) 所擬定之「茶花女」舞台劇的分幕方法，改作爲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故事，且以完全上海的生活及情調，從青年男女的戀愛悲劇中，反映出大時代的側影。

## 出場人物

徐曼麗 美麗·多情之交際花  
胡亞敏 英俊·熱情之音樂家  
胡至聖 莊嚴·肅穆之老紳士 (亞敏之父)  
郭世東 風流·灑脫之工程師

程國卿 老練·世故之律師

錢愛蘭 妖豔·浪漫之舞女

呂太太 貪小·愛財之寡婦

范少甫 冷酷·無情之投機家

金百萬 庸俗·愚蠢之暴發戶

居士傑 誠實·持重之青年

倪婉華 聰明·風趣之少女

唐仁德 忠誠·詼諧之醫生

伶 俐 活潑·玲瓏之女僕

馮有財 慳吝·守財之地產商（不出場）

法院法警 粗魯·無禮之警官（不說話）

## 第一幕 曼麗家的內客廳（以觀衆席左右爲左右）

〔佈景〕 一所非常精緻的洋式客廳，室內的陳設也十分輝煌奪目。全屋用上下兩級構成，中央略偏右方有一門，直達樓下的大客廳，門開時可見扶梯欄杆。外賓進出，多經過此門。右壁近裏台處有一門，門上有橢圓形小玻璃窗，直通餐室。門旁放着茶櫥，櫥上陳列着各種洋酒。右壁的一角，開着半圓形區方窗，窗下安置着大沙發形的靠椅。靠椅背上陳列着許多精巧的裝飾品和花瓶。窗前放着一架鋼琴，可以彈奏。左壁有門一扇，可通外室，但幔幕深垂，彷彿掩蓋着無限的祕密。左首靠中央台口處放着矮台，四周圍繞着沙發和花机。左角安置着梳粧台一只，台上放滿了婦人用的化粧品和玩具。粧台對面，右壁近台口處安置着一個壁爐，壁爐上陳列着彫像和古玩，並且掛着女主人曼麗的肖像。壁爐邊放着沙發和座墊，可以接近爐火的光亮。

〔幕開〕 滿屋燈光暗淡，祇見窗外從綢幔處透進微弱的街燈，以及中央站燈的微光，和壁



爐中閃動着熊熊的爐火。一個中年紳士的黑影，隱藏在鋼琴後邊，彈着粗俗而幼稚的調子，表示在屋內等得不耐煩的怨訴。壁上的掛鐘敲着十一點，於是，彈琴的紳士打着深長的呵欠，繼之靜默無聲，概已眠入睡。片時，從遠處傳來雙音汽車的喇叭，駛近門前，接着是汽車的撞門聲，稀疏的門鈴聲，開門聲，Bye——Bye——的呼聲。接着是一陣樓梯的响動，女僕伶俐，穿着藍布鑲邊的短衫袴，胸前圍着白色的圍裙，從餐室匆匆走出，走到中央門邊，扭開電燈，屋中豁然開朗。一個動人的美麗的倩影，佇立在門前。她穿着修長的青灰色絲絨旗袍，披着白狐的短大衣，腳踏銀色的高跟鞋，手捧一束茶花，用媚眼一掃室內的動靜，然後蹣跚地步入。伶俐向前接過茶花，並為她卸下外衣，於是，她那彫刻般的身材，明媚的眼波，紅色的櫻唇，烏黑的捲髮，珍珠的項鏈，翡翠的耳環，以及鑽石的戒指，一齊在燈光下閃耀着異彩。

伶（彷彿省察她心情似的）小姐回來啦？

曼唔，（動作緩慢而安閑地）有什麼人來過沒有？

伶倪婉華小姐從杭州來了。

曼有什麼事嗎？

伶 沒有什麼事，看看小姐的身體來着。

曼 爲什麼不讓他們待一會兒再走呢？

伶 因爲居士傑先生在樓下大客廳裏等她來着，聽他們說明兒早晨一早就動身回杭州去。

曼 哼，（淡笑）好一對年輕的夫婦。（脫着手套）還有誰來過嗎？

伶 唐醫生也來過了。

曼 他說什麼來着？

伶 他叮囑要小姐多在家休息休息，最好是少出去酬應。

曼 好醫生！（走下階台）你見着呂太太了沒有？

伶 見着了，小姐！

曼 她等一會兒來嗎？

伶 來的，她說有人請她去看戲去了，看過戲回頭就來的。

曼 那麼，沒有別的事了嗎？（她走近桌邊，疲乏地將手包往沙發上一摔，一眼看見花瓶，即

刻擡起眉頭）這又是誰送來的玫瑰花！

伶 這……這……（眼睛向鋼琴邊一瞧，手指金百萬）這是金百萬先生送來的小姐！

（這時曼麗彷彿才注意到屋內有人，一位蠢笨的商人從鋼琴邊站立起來，雖是穿着很齊整的中服或西裝，但一望而知是一個俗惡的人物。）

金 （堆着滿臉的嬉笑）這是我送來孝敬小姐的。哈哈……

曼 伶俐！（討厭地從瓶中拿起花來）拿去擺在你房裏去吧！

（伶俐拿花猶疑不決）

曼 拿去啊！幾時看見我花瓶裏插着這種花來着？

（伶俐捧花向餐室門走去。金百萬無聊地敲了一下鋼琴鍵子，蓋上鋼琴起立。）

金 難道你不喜歡這種玫瑰花嗎？小姐！人家都說玫瑰花是表示愛情的意思！

曼 謝謝你，我的財神爺！我看你這個人有點兒不通氣。

金 爲什麼？

曼 我問你，人家叫我什麼名字？

金 徐曼麗小姐！

曼 我的外號呢？

金 茶花女。

曼 (瞟了他一眼) 爲什麼人家叫我茶花女呢?

金 (有些窘狀) 因爲你愛戴這種茶花。

曼 那麼,你爲什麼要送我玫瑰花呢?

金 (欲辯而無言) 這個……喝喝……連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

曼 對不起,百萬先生!我不能爲你破例;我生平沒有別的嗜好,就不過喜歡這一束可憐的

茶花,(把茶花插進瓶裏)你難道連這點兒自由都要給我剝奪掉嗎?

(她說着從煙盒裏拿起一枝烟,插進長烟嘴裏,金百萬連忙向前用打火機打火,不出,她從他手上拿去自行點上。)

金 你今天好像有些不樂意的樣子?

曼 是的。

金 跟誰淘氣來的嗎?

曼 沒有。

金 那麼,打那兒回來的跳舞去了嗎?

曼 沒有，聽戲去了。

金 什麼戲？

曼 梅蘭芳的「霸王別姬」。

金 跟誰一道兒去噠？

曼 跟誰都可以，你爲什麼老是那麼追根問底的呢？（瞧他一眼走開）討厭！

金 沒有別的，小姐！你得待我好苦啊！簡直等得我快要睡覺了。

曼 難道我命裏注定了要見你麼？（坐中沙發）奇怪！

金 可是我命裏注定了要等你啊！小姐！

曼 當真的，沒有一趟我回來不看見你呆在這兒，你還有什麼話跟我說呢？

金 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（走近沙發）

曼 百萬，你這人真無聊，老是這麼一套。

金 你看我這樣愛你，天天在這兒等你，你難道一點兒也不動心嗎？

曼 謝謝你，我的財神爺！要是所有愛我的人的話，我都要聽，我連吃飯的工夫也都沒有了。這是第幾次我已經記不清楚了，可是，我再同你說一遍，你只是白費工夫。我祇能答應。

你到我家來玩玩——我在家，你就進來；我不在家，你就等着。——可是，你如果一定要同我談愛情的話，我可就不客氣地向你擋駕了。

金 不過，去年在你病的時候，你不是說你肯嫁給我的麼？

曼 唉，朋友，那是我在病的時候，跟你開開玩笑罷了。

金 你這玩笑開得太大了，小姐！現在怎麼樣？

曼 現在嗎？除了茶花之外，我什麼都不需要。

金 可是，我最近又做了一筆買賣，發了一筆財，你總應該知道嘍？

曼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？

金 難道五十萬塊錢還不夠你做嫁粧嗎？

曼 夠了，夠了，這些話，我已經聽得不要再聽了。

（曼起立走向壁爐，金跟上兩步。）

金 那自然嘍！我很明白你一邊看中了馮有財馮老頭兒的那麼許多地產……

曼 蠢東西！

金 一邊又愛上了公債大王范少甫……

曼（厭惡地反轉身）我要愛誰就愛誰，這是我的自由，不關別人的事。你要是沒有別的話跟我說，我再向你說一聲，時候不早了，你可以請便吧！

（聞窗外一陣哄笑聲，對過窗中的電燈忽亮，曼麗將煙頭扔向壁爐，然後，匆匆至窗前打開窗，寒風飄起窗幔。）

曼（高聲呼喚着）呂太太！呂太太！

呂（聲，對窗打開）嚶，是誰在叫我呀？

曼是我，你回來爲什麼不上我這兒來呀？

呂（聲）我此刻不能來！

曼有誰擋住你呀？

呂（聲）我家裏有兩個小仔，他們在這兒鬧得不肯走。

曼讓他們在那兒呆着好了，他們一看見你出門，自然會走的。

呂（聲）不行，不行，他們會把我的東西翻得亂七八糟的才會走呢！

曼他們打算怎麼樣？

呂（聲）他們要上你家裏來玩。

曼 那麼，就叫他們來玩兒好啦！這兩位都是些誰呀？

呂（聲）有一位你熟識的，是工程師郭世東先生！

曼 唔，我認識他，還有一位呢？

呂（聲）還有一位是他的朋友，是一位音樂家胡亞敏先生，倒蠻有趣的，你不認識他嗎？

曼 哦，我記不清楚了，你帶他們來好啦，快點兒來，金百萬在這兒盤紐死了。

（說完後關上窗，彷彿遭涼似的打了一個寒噤，壓起一陣輕微的咳嗽。）

曼 噫呀，今兒晚上好冷啊！（對金）請你往爐子裏添點兒煤好吧！人家都快凍死了。

（然後走下階步）你這個人，既然不能叫人家快樂，至少也得有點兒用處啊！

金 是啦！小姐！我天生是來侍候你嘍！

（他走近壁爐添煤，曼麗走近壁爐烤火，門鈴響動。）

曼 你看你又說那些蠢話了，你這人真討厭！

金 可是，我聽說女人有時候也會喜歡像我這樣討厭的男人是不是？

曼（用眼睛瞋他一眼不答）……

伶（伶俐自餐門出）小姐，錢愛蘭小姐跟程國卿先生來了。



(這時，豔裝麗服的愛蘭，挽着程國卿的手臂上。)

曼 (向前握手) 啊呀，愛蘭！快來吧！等待我好心焦，我以為你們今兒晚上不來了呢。

愛 那裏，從今兒早上一起身，我就準備上你這兒來了。這都是國卿不好，硬要拉我去看跳舞，把時間就攔了。

程 怎麼又是我不好，其實還是你自己要去跳的呢。

曼 來得這麼晚，我以為你們不肯來吃宵夜了。

程 那兒話，有宵夜吃為什麼不來吃？

愛 你好啊？曼麗！(輕佻地用手摸摸她的下巴) 你簡直是越過越漂亮啦！

曼 你瞧你才是越過越漂亮呢。

程 我看你們兩個都越過越漂亮了，只有我……

曼 那兒話，我看你也越老越年輕啦！

(衆人哄然一笑，又聞門外一陣笑聲，呂太太，郭世東，胡亞敏等自中門上。郭世東顯

出很有交際手腕地向前一握手。)

郭 怎麼樣？你這响可好嗎？我們的曼麗小姐！